

汉英翻译 与跨语认知



● 刘华文 著

C-E Translation and
Cross-lingual Cognition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

4315.5
269

汉英翻译 与跨语认知

●刘华文 著

C-E Translation and
Cross-lingual Cognition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刘华文著. —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305-06234-6

I. 汉… II. 刘…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335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
著 者 刘华文
责任编辑 李海霞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234-6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一

古历乙丑端午节前夕，正当“杨花绕江啼晓莺”，敝人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集团联袂主办的“词典数字化与英语教育学术研讨会”之际，华文发来电邮称，他的新作《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业已付梓，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序言见委。我不假思索，欣然应命。我为本书作序，捉笔之先，即感思绪百端；临到敲击键盘之际，更觉千言万语涌向指端，这并非我的“文思泉涌”，而是所感者与欲言者都不是一桩简单浅之事。正因思绪太繁，文字反觉不济。于是我决定：此序不一定像篇“序”，写成杂感随想，也未尝不可。以下便粗述我因本书而发生的一些漫想，来一个“试遣愚衷”。

华文生于山东，长期受齐鲁文化的熏染，有丈夫气概，亦不乏儒雅之风。华文1992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修双语词典学，毕业时即以题为《词典作为文本的研究》的学位论文为人所注目，随即留校任教，在从事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博览群书，勤于治学，笔耕不辍，成果迭出。后于2000至2004年在职攻读翻译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所撰《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开出版后，受到译界学人的好评。华文平时话极少，只是静静地听席间他人海聊神侃；偶尔插话，亦讷讷言之，如绝句般地精短。他文在心中，不在嘴上。他不事张扬，却正是深沉。他不推销自己，则更是对治学

的真诚。但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时,他仔细备课,认真授课,语调虽稍欠抑扬顿挫的韵味,却也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款款滋润着莘莘学子的心田。华文将出书,嘱我作序。我答应了,因为我认定,彼此心有灵犀,对翻译学这片学科领域,都一往情深,都乐于用笔(或电脑)为这个领域的昨天和今天传神写照!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学科,它根据人类的认知心理过程来解释自然语言的结构特征以及自然语言的使用规律,是多种彼此兼容的理论的总称。多年来,华文在不懈追踪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动态的同时,也密切注视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面世,证明了作者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因其“对语料友善”和“对研究者友善”的特点,无论对汉语还是英语都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以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显示出两种语言在认知思维结构上的异同。以此来审视翻译,那么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对相同的意义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认知结构转换。作者认为,汉英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的对应不是纯语言结构间的对应,而是经过认知转换后实现的对应关系。作者借助已有的翻译语料,通过对翻译结果的认知结构同原文的认知结构的比对,发现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的认知结构差异,从而总结出了从汉语向英语过渡的认知转换机制,有效地说明了汉英翻译过程中认知转换的特点,为研究翻译引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作者首先从三种不同的翻译观念出发,根据这三种观念的意义观,凸显出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的客观主义意义观将意义看作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客观实体,那么翻译则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源语中对应这个客观指涉物的语言符号。这种僵硬的意义观将语言视为机械的、固定的外物的对应体,

而抹杀了语言本身作为意指系统的复杂性和意义衍生的无限空间。这种观念很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对等的幻觉,即翻译可以为源语在译入语中寻找到完全对应该意义的语言符号。殊不知,语言的意义其实存在着很强的不定性以及有待临时建构的特性。不承认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的完全对等关系并不等于说允许原文和译文之间可以不对等,而是说翻译的任务是在保证译文反映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允许该意义在诸如图形与背景、视角选取、具体与抽象等这些认知结构上做认知再概念化调整。

本书作者认为翻译者的翻译能力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在跨语认知能力上。而翻译结果的差异抑或好坏会受到翻译者自身对两种语言认知结构的把握和运用。翻译者的认知转换能力体现在情景还原、前景和背景的选择、叙述视角、抽象度和具体度等认知结构的跨语调整等能力上,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在翻译过程中实施程度的高低。

作者从第三章开始,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在词汇、词组和句子等层面对汉英翻译的转换过程中的认知特点予以了剖析。有针对再范畴化跨语替换过程中的图式化趋向和具例化趋向;有词组层面的翻译过程中利用框架、认知域、脚本和基底四种认知参数的空间整合;有跨语转喻替代在词汇低层和句法高层的发生;有针对运动事件句的跨语转换过程的再词汇化问题的研究;有动词和句式在汉英翻译中的认知匹配方式的特点;还有在跨语转换过程中源语句式和目的语句式之间的隐喻延伸和转喻继承关系;也有在汉英跨语表述中对一个场景或事件的认知虚拟性概念化在译文形态—句法层面上的反映。最后,作者综合了语义、句法和语用层面,将修饰语在汉英翻译

中语义指向、句法位置和语用功能的连锁变化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认知意义上的解释。

在本书中,范畴化理论、概念空间整合理论、转喻和隐喻理论、认知语义学的词汇化和虚拟化理论以及句式语法等这些认知语言学中的主要分支理论基本都有所涉及,完整地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完全可以建构一个认知翻译学理论。除了理论意义之外,作者还利用大量鲜活生动的译例,将其同理论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好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体用关系。综上所述,这本书不失为翻译学界一本难得的研究成果。

末了,画蛇不妨添足,我还真盼望这本书能引起学者思索:“译学”的生命是“学”,而不是别的。这一学科的诸多课题,内涵丰富,若都能在本书的带头之下,大家都仿此而各占一个题目,做一次到目前為止的总梳理、总展示,那将是造福译学的一大功德胜业。或者,若一时无入响应,就由华文再接再厉,计划一套这样的丛书,那就更好了。不知此意当否?企予望之矣。

是为序。序者,引也。“引而不发,跃如也。”其能“发”者,端属华文的椽笔,请君瞩目。

张柏然

草讫于乙丑五月二十八日灯下

序 二

刘华文又有新著问世,是用英文撰写的。我是法文出身,对英文有一点阅读能力,照理对用英文撰写的学术专著我是不敢说东道西的。但华文君写的是有关翻译理论方面的东西,涉及的是行内的事,我可以谈谈感想。另外,刘华文与我同一单位,对他的为人为学,我了解得非常清楚,借他的书,我也可以谈谈一些真实的想法。

如今治学,浮躁是一大弊病。人一浮躁,往往难有深入的思考,难有不懈的追求。刘华文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能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平时他话不多,但每次交流翻译界的一些问题,他都能说到点子上。我们常有交流,对他的研究领域、他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他的一些主要学术观点,我一直都加以关注。我们还共同主持过南京大学“985”二期的一个有关翻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课题。他的许多观点我都十分赞同。

刘华文的研究,在我看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站得高,能在哲学的观照下,对涉及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尤其是在语言哲学的指导下,对翻译的可行性的研究充满真知灼见。二是看得准,对翻译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影响他针对翻译实际的重大难题进行研究,这次他就是从具体而复杂的翻译实际出发,结合翻译转换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认知的角度进行的一番富有价值的探讨。

《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一书,是刘华文在博士毕业之后,

利用四、五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成果。作者从语言认知角度出发,就翻译中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并且把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关系看作是源语和目的语在认知结构上转变的结果,从而提出了认知性对等关系这个概念。对于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我也曾有过思考,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有些观点不完全一致,但读了他的书,可以说他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准确地认识翻译中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作者提出这一观点有其当下的背景。目前的翻译学界充斥着宏大叙事理论,从宏观论述翻译、研究翻译的成果较多,从微观上、具体的语言层面谈论翻译的不多,如果有的话也是局限在技巧的分析与抽绎上。这也说明了,既有理论水准同时又能够针对翻译问题进行阐释和说明的研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者抓住认知语言学这个语言学中的热点理论,有意识地将它用来审视汉英翻译结果,借此溯回到整个的翻译过程。在具体的理论分析过程中,作者既能够尽量将所用理论贴合分析的对象,又能够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点解析出其他理论所不能解析出的成果。综观全书,这种翻译研究方法看来是可行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一书的研究涉及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各种理论,比如认知语法、语义框架理论、句式理论、认知语义学等分支理论。这些分支理论的应用又都是放在了语言转换的各个层面,即词汇层面、词组层面、句法层面以及语用层面。语言多层面的触及可以说明所用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这种针对翻译过程的理论应用没有局限在一个语言层面上,而是证明了认知语言学及其各分支理论对分析翻译现象的有效性及其在翻译研究领域的价值。

全书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对象也非常有特点。作者选取的译例大多是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及其英译本。而这些英译本绝大部分又都是以英语作为母语的翻译者所翻译的。这样可以确保译文的地道性,保证译本是经过翻译者纯正的认知结构转换而获得的结果,同时可以避免因中国译者的翻译所造成的翻译认知转换度的不足而引起的译文不地道,以及因此带来的研究意义的削弱。

作者还注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把握,这一点很有意义。翻译的研究者往往处在两难的境地:要么只注重翻译理论的阐述,这种做法的积极意义是让翻译研究拥有了很高的学理价值,但是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会让翻译研究务虚而蹈空;另一种做法则是拘泥于翻译技巧的剖析上,而难以跳脱出去,进入到理论分析的层面,因此就缺失了理论的提升和超拔,使得翻译研究缺失学理价值。汉英翻译的这项认知语言学研究从理论分析中透视翻译技巧,将理论和技巧置入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中,相互依附,不厚此薄彼,从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

刘华文在运用认知语言学分支理论透视汉英翻译的认知结构转换之前做了较为充分的理论铺垫,避免了因该理论的直接使用而造成的突兀感。他在第一章中借助结构主义翻译观念来引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念,在对比中突出后者的理论独特性及其应用价值。不止于此,作者还在第二章中进一步通过介绍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为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进行必要的哲学准备。这样既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为读者进入该书研究语境做好学理准备,使其更加真切地领会到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价值所在。

由于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一书的许多精彩处,我无法一一领悟并交代。我想,还是请翻译研究界的同行自己去读读,相信开卷定会有益。是为序。

许钧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自序

在翻译研究领域,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始终没有确定,一直以来都是悖论式的界定方式,即在对等关系前加上一个弱化对等关系的修正词。从将原文和译文理想化为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开始,先后出现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这些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折中式的描述说明了两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基于认知的角度,将原文向译文的跨语转化看作是两种语言在认知结构上的转变,就有可能对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关系带来新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一种认知性对等关系(cognitive equivalence)。这种关系的提出既可以避免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形式或功能层面,也可以避免动态对等过于笼统的缺点,使得对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关系的描述更为全面。

当然,认知对等关系的提出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理论基础之上。那么,这个理论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一直到本世纪初仍然是语言学界研究热点的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单语,较少触及到翻译领域。其实,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个认知结构从源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本书将选择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点,对汉英翻译中的语际转换现象从认知角度予以研究和分析,挖掘该语言学理论对翻译过程尤其是汉英翻译过程的解释力,希望能够藉此产生出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启发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汉英翻译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本书研究语料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及其主要以英语为

母语的译者翻译的英译本,根据认知语言学当中的诸如认知语法、语义框架理论、句式理论、认知语义学等分支理论,分别从词语、词组、句子、语篇等层面分析汉英翻译的认知转换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翻译的认知性对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汉英翻译中英语译文是经过认知性加工这一程序获得的,但这一程序自有其作为语际转换过程中的认知特点,汉英之间源语和目的语的对应不是纯语言结构间的对应,而是经过认知转换后实现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即为认知性对等关系。本书通过原文和译文对比分析,寻找出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在认知结构上的差异,研究在翻译中译者如何识别差异从而成功地实现语际之间的转换。本研究尽量选取不同译者的汉英翻译语料,以确保分析结果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通过汉英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的认知结构的转化确立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认知性对等关系特征。

本书第一章论述了不同的语言意义观念在对翻译的认识上的差异。语言的客观主义观念把意义看作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客观实体,那么翻译则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源语中的语言符号的客观指涉物。这种意义观只适用于部分语言符号的意义的跨语表述,而大部分的意义产生是非客观性的、甚至是语言使用者临时建构起来的。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跨语意义建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过程也不纯粹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或者是所谓的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横组合(syntagmatic)和纵聚合(paradigmatic)关系的一种跨语组建。其实,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认知结构对同一个意义的概念化呈现,比如图形与背景、视角选取、具体与抽象等的调整。这种跨语的意义重构方式将翻译者视作进行概念化处理(conceptualization)的主体,他或她所实施的即为两种语言间的认知结构的跨语转换,也就是本书所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本书第二章从实际的译例分析出发,论述了汉英语际转换的翻译者在翻译中所体现的认知能力。在言语行为中,行为的

主体不会纯粹客观地呈现所要表述的对象,一般会在表述之前先对表述对象予以认知加工处理,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能力。同样,经过对原文和译文对比,译文的认知结构会不同于原文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差异即是翻译主体实施自身的认知能力带来的结果。翻译主体的认知能力体现在其在翻译过程中从情景还原度、前景和背景的选择、叙述视角、抽象度和具体度等认知结构的跨语调整能力。翻译者不会一味地继承原文的认知概念结构,而是根据译入语的认知结构要求,甚至是译者自身的认知识解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实施。

接下来的第三章主要就原文中的词汇范畴及其在译文中的对应范畴予以对比研究。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理论,原文和译文中的对应范畴可以属于同一个范畴家族,它们之间的认知性对等关系的建立并不一定就是基于它们之间的本质相同,只要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关系就可以把它们对应起来,而原文范畴朝译文范畴的转化即范畴化转化基本上有两个趋向:图式化(schematization)趋向和具例化(instantiation)趋向。不过,无论采取哪种范畴化趋向都会以原型范畴作为认知转化的参照点。

第四章利用概念空间整合对翻译中译文为名词词组的认知转化进行了考察。译者在进行词组层面的翻译时会调动相关两个概念空间,并且以它们之间存在的类空间(generic space)作为基础对两个概念空间实施整合。在整合时译者所激活的概念空间并不一定为原文中的对应词所包含,而很可能是隐在的。因此,这种概念激活就需要借助整合参数。本书将汉英翻译中跨语认知概念空间整合的参数类分为四种:框架(frame)、认知域(domain)、脚本(script)和基底(base)。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以这四者作为调动两个输入空间的参数,借此启动词组翻译的跨语概念空间整合。

第五章运用认知转喻理论对汉英翻译转化过程中的转喻机制(metonymic mechanism)进行了考察。原文和译文之间

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从原文并不一定能且仅且得出译文,也就是说原文并非是译文的充分必要条件。实际上,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着整体和部分、部分和整体以及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一种转喻关系。译文的获得是一种对原文这一目的域进行转喻映射的结果。而翻译中转喻映射机制往往会发生在两个层面: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前者的转喻效应不会导致原文和译文在句法层面上的错层,而后的转喻效应则会导致译文的对应项处于与原文的对应项不同的句法层级之上。

第六章针对运动事件在汉英翻译中的重新识解的规律性特征进行了研究。在单语表达中,表达者在词汇化表述之前先要对所表达的运动事件予以认知结构上的解拆,选出其中的组成部分作为谓语动词,这个部分在运动事件框架中可能是名词性的也可能是动词性的。同样地,在汉英翻译这样一个跨语表达的过程中,在将原文运动事件进行形态—句法呈现(morphosyntactic representation)之前需要在语义层对其进行认识解,其中方式、致使力、结果、路径、背景和图形都可以充当对运动事件再词汇化的选项。译者会根据具体的运动事件特征,选取英语中最可能被用来对事件词汇化的部分,实现汉英翻译的再词汇化的形态—句法的跨语表呈。

第七章考察了汉英翻译如何借助动词与句法的衔接实现意义的跨语传达。有时意义的建构不能仅靠动词独立地完成,而且还需要句式(construction)的加入。在原文中独立于句式而由动词独立完成的意义表达,在译文中可能需要动词及其相匹配的句式合作才能完成。原文动词在译文中的对应动词如果与相关句式存在着一种转喻的认知结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兼容度和匹配度就会很高,对应动词就很有可能被容纳进句式中,两者共同完成原文意义的跨语传达。在汉英翻译中动词与句式的匹配和兼容也是一个将动词从词汇层朝向句法层的抬升。

在结束了汉英翻译中通过匹配动词与句式从而合力实现意义的跨语表达之后,第八章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之间对应句式的关系,亦即句法层面之间的关系。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互句式关系大致有两种:继承关系(inheritance)和延伸关系(extension)。其中,继承关系的实现由认知转喻机制来完成,而延伸关系的实现则由认知隐喻机制来完成。此外,两种语言可能都具有某一种句式,但是这个句式在两种语言中的生成力是不一样的。如双及物句式在英语中的能产性就比在汉语中强,所以在汉英翻译的句式之间互动过程中,往往趋向于利用英语双及物句式对原文的非双及物句式加以强制性转喻继承或隐喻延伸。

第九章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表层结构与认知识解之间的相关性出发,研究了在汉英跨语表述中对一个场景或事件的认知虚拟性概念化处理(fictive conceptualization)在译文形态—句法层面上的反映。原文和译文在事实性(factivity)或虚拟性(fictivity)程度上有着差异。以事实性或虚拟性为特点的概念化在汉英翻译这样的跨语转换中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于是虚拟性趋向被选择出来考察汉英翻译再概念化的转换模式,这种趋势通过事件化后译文的路径添加、动词的动态性的加强等标志反映了出来。

本书的前九章主要集中在对汉英翻译过程中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的认知转化特征的研究和探讨上。本书第十章也是最后一章将兼顾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层面,通过考察包括形容词和副词这些修饰语的语义指向(semantic orientation)和句法位置(syntactic position)的跨语认知调整,透视修饰语因这些调整所连带的语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的变化。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汉语原文为了表达细腻的语义内容和语用目的,往往会将修饰语与被修饰的成分进行句法错置,即将其放置在并非它所语义指向的被修饰语附近,从而造成了语义指向和句法位置的错位。而经过汉英翻译的认知转换之后常常会

出现修饰语归位的现象,即将修饰语回归到它所语义指向的被修饰成分的位置。这种归位的后果即是句法的跨语转换现象,同时也会影响语义内容表达的细腻性以及原文语用目的在译文中的实现。

迄今为止,翻译学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纯翻译理论的探讨上,或者重复使用分析翻译技巧的术语,而难以突破这一瓶颈。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理论、概念空间整合理论、转喻和隐喻理论、认知语义学的词汇化和虚拟化理论,以及句式语法等,重新建构一套新的翻译理论话语。这样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既可以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同时对具体的翻译现象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是一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兼顾的理论话语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结合翻译实例分析说明,有着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避免了囿于翻译的纯理论探讨而造成的对理论实践价值的忽略,同时也能防止仅仅对翻译技巧的介绍而轻视了在理论上的上升。所以,本书的宗旨在于试图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摆脱翻译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实现这两者相互参照相互说明的关系,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方向,同时又可以在研究中拓展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为基于翻译研究的对比语言学提供一个研究范式。